

第七回单骑闯阵留残命妖妇迷魂夺证供

绝处逢生

段剑青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这厮虽然中箭，但山深林密，要搜索也不容易。咱们自奉了军令去攻打鲁特安旗的首府的，耽搁一两个时辰还不打紧，时间耽搁太多，就误了大事了！”

武毅望一望这座高山，皱眉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只好便宜这小子了。”

段剑青道：“不如这样吧，叫你的徒弟带四名神箭手搜山，也无须给他们定下期限。”

武毅喜道：“对，到底是段公子想得周到，这个办法既不影响大军的行程，又足可以对付得了那厮，实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当下便把徒弟唤来，吩咐他道：“江上云内功造诣不凡，要是你们发现他，只能远远的用弓箭射他，不可过分逼近，提防他作困兽之斗。总之，活的要不了，死的也要！”他这徒弟名叫应魁元，功夫已得他的五成。他想江上云是业已中箭受伤的，又再负伤跑上山去，纵然是铁铸的身子，此时亦该支持不住了。只要不和他近身搏斗，射杀江上云当非难事。

果然不出他的所料，江上云此时已是奄奄一息，情况甚至比他所料的更糟。

他是在生死关头，全凭着一口气支撑，一鼓作气跑上山的。跑到山上，不见官兵追来，这口气一松就倒下了。这支箭插得很深，他咬着牙根，忍痛把箭拔了出来，只能用最后一点气力，替自己敷上金创药，创口的流血未能即止，气力已经用尽，不能动弹了。

迷迷糊糊中忽听得有脚步声走近，“咦，这人伤得好重，但却不是清兵，也不是在附近的汉人。有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”说的是瓦纳族的方言，江上云只听得懂一半，另一半以意补足。不过，这个人的口音他却似曾“相识”。

那人忽地“啊呀”一声，叫起来道：“你不是江二公子吗？我是桑达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桑达儿是罗曼娜的丈夫，江上云在他们结婚的时候，虽然未能来喝喜酒，却是知道的。他又喜又惊，喜者是碰上救星，惊者是只见桑达儿在荒山出现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。

“你的岳父在这里吗？”江上云连忙问道。

桑达儿道：“岳父和罗曼娜都在鲁特安旗，我是前天因事独自回来的。江二公子，你的伤……”

江上云道：“别管我的伤，你快点回去向令岳禀报军情吧，这队清兵要去攻打鲁特安旗的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江公子不用着急，清兵准备大举进犯回疆，这个风声我们在西宁的探子早已打听到了。格老亦已知道。我就是奉了格老之命，回来叫本族的人提防的。只想不到到得这样快而已。”

江上云稍稍安心，说道：“虽然你们的格老在鲁特安旗的首府已有准备，但还应该火速向他禀报军情为佳，免至被清兵偷袭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前面那座山头，我们也设有了望哨岗。我已经预先吩咐他们：一发现清兵，立即在山头燃烧马粪，马粪燃烧的时候会发出浓烟，这样，讯号也就可以一站站的传下去了。”

江上云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说道：“你们设计得周密。可惜我受了伤，非但不能帮助你们，反而给你们添上麻烦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力战受伤，推迟了清兵的行程，已经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不知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的？”他从江上云的语气之中，听出了似乎另外还有求助之意，料想以江上云的性格，当不会只是为了本身的安全求助。

江上云踌躇片刻，说道：“目前你正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。我、我……”

桑达儿笑道：“我们的族人都在这山上呢，抽几个人出来，碍不了事的。”

江上云道：“哦，你们的族人都在山上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是呀，我们为了恐防清兵入村，所以都躲到山上来了。只因清兵尚未远去，他们不敢就走出来。”

江上云道：“我是和一位姓龙的姑娘来的。这位龙姑娘或许你也知道，她叫做龙灵珠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知道。有位龙姑娘脾气很古怪，但却是帮过我们一次大忙的。她怎么样了？”

江上云正要说话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你们看这条血线，那姓江的小子一定躲在附近。”原来正是应魁元和那四个弓箭手来了。

江上云一听应魁元说话的声音，便知此人的内功已有相当基础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这人是个武功高手，你别理我，快快离开这里，躲，躲起来吧。”

不料桑达儿却跳上一个石台，大声叫道：“不错，我和江公子是在这里，你们来吧！”

应魁元见是一个年轻的哈萨克人，那里把他放在心上，大喜说道：“江上云这厮，一定是受了重伤，动也不能动了。你们给我先把这个蛮子射毙！”

四名神箭手早已张弓搭箭，应魁元一声令下，四箭齐发。

桑达儿喝道：“来得好，咱们就比比箭法！”只听得弓如霹雳，箭似流星，桑达儿射出四枝连珠箭，刚好和那四名神箭手射来的箭碰个正着，八枝箭一齐坠地。

那四名清兵，虽然是在军中号称“神箭手”的，却那曾见过如此神妙的箭法，吓得呆了。

桑达儿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让你们也瞧瞧我的手段！”

连珠箭发，那四名“神箭手”登时骨碌碌的滚下山去。他们是一听弓弦声响，便即倒卧翻滚的，虽然逃得狼狈之极，滚下山坡的时候，也被擦得遍体鳞伤，但却是逃过了利箭穿心之灾了。

其实桑达儿早已料到他们会跑，连珠箭都是对准了应魁元射来的，他们即使不跑，亦无性命之忧，不过，他们怎敢拿性命冒险？

应魁元舞刀防身，饶是他遮拦得风雨不透，亦仅能打落三枝，第四枝箭几乎擦着他的头皮射过，吓得他也只能急急忙忙跑了。

江上云看得眉飞色舞，精神为之一振，笑道：“桑达儿，我可真是糊涂，忘记了 you 才是真正的神箭手了！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说得对，那个鞑子军官确是武艺不凡，好在还有一段距离，让我可以施展箭法，要是给他来到身前，那就危险万分了。对啦，江公子，你刚才说到的龙姑娘，她怎么样了？”

江上云道：“她是和我同时碰上清兵的，她的马快，先逃了出去。不过，我却不知她有没有受伤？她得不到我的消息，也不知会不会在途中等我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龙姑娘于我们有恩，我给你去打听她的消息就是。我抄捷

径下山，可以赶在她的前头。而且，假如她不是在途中等你，她也会碰上我们的人。”

江上云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，鲁特安旗目前已在备战之中，她若一直向前走，自必会碰上你们的人。只要她把实情说个明白，误会是不至于发生的。因此，我想托你捎个口讯，假如她已经到了鲁特安旗首府的话。”桑达儿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，我一定给你带到。”

江上云道：“请她在鲁特安旗等我。如果她不愿意再等的话桑达儿道：“你为她受了伤，她怎会不等你伤好了才走？”

江上云道：“因为她要去救一个人。假如她不知道我已经脱险，或许她是会等我的。她得到了我平安的消息，那么救人如救人，恐怕她就要急着离开了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她去救人，是不是要冒很大的危险？”

江上云道：“不错，所以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去。但她若执意要去，于理于情，我也不能拦阻她的。她要救的那个人是她的情郎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好，那么请你告诉我，我该怎样做吧？”

江上云道：“如果她执意要去，你把这件东西交给她。”他拿出的是石清泉那张“认罪书”，上面有石清泉的划押和陆敢当的签名作证的。

这张“认罪书”是江上云从石清泉的衣服上撕下一幅，以指代笔，蘸血写的。天山派现任掌门人唐嘉源也是认得他的字迹的，何况上面还有陆敢当的签名。因此如果龙灵珠能够把这张“认罪书”直接交给唐嘉源，唐嘉源必然会相信她的说话。

“这件东西对龙姑娘非常重要，请你贴身收藏，切不可让人知道。”江上云再三嘱咐。

桑达儿道：“江公子，你放心。人在物在，除非我不幸身亡！”

江上云道：“桑兄，你说得太重了。你这样说，倒叫我心里不安了。”

桑达儿笑道：“你们汉人最多避忌，我们倒不在乎说不吉利的话的。好啦，你安心在这里养伤啦，过几天我回来向你报讯。”说罢，一声长啸，果然不过片刻，便有两个哈萨克少年来到他的面前。他把江上云交托给族人照料，便放心走了。

桑达儿挑选一匹健马，抄捷径下山。第一天既没碰见官兵，也没碰见龙灵珠。

第二天他正在草原上纵马疾驰之际，忽见前面也有一匹快马疾驰，骑在马背上的是个女子。从背影看，婀娜多姿，而且一眼可以看得出来，是个汉族姑娘。

桑达儿一想，在这兵慌马乱之际，一个汉族姑娘敢于单骑在这草原驰骋，不是龙灵珠，还能是谁？于是，他纵声叫道：“前面那位姑娘，请等等我！”

那女子勒马回头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是叫我吗？有什么……”

只见这个女子虽然打扮得十分冶艳，但眼角的皱纹已是遮掩不住，看来恐怕最少也有三十岁年纪，当然不会是龙灵珠了。

桑达儿大感尴尬，心想：“幸亏我没有叫出龙姑娘的名字。”讷讷说道：“我、我不是叫你。”

那女子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叫前面这位姑娘等你，前面可并没有什么姑娘啊。莫说没有姑娘，连人影也没一个。不是叫我，叫谁？小伙子，你别害羞了，我早就知道你在追我了。”

桑达儿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对不住，我是认错了人。请让我过去吧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原来你是找别一位姑娘吗？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位姑娘是谁？”说话之时，一双眼睛直上直下的打量着桑达儿。

桑达儿道：“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知道的。对不住，我真是急着赶路，请恕我不能陪你闲聊了。”

那女子忽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找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姓龙的？”

桑达儿吃一惊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是她的好朋友，不久之前，还和她在一起的。她的事情，我当然知道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真的是她的好朋友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她姓龙，芳名叫灵珠，是不是？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瓜子脸儿，长得很美，是不是？她本来是和一个姓江的男子同行，后来给乱兵冲散了，是不是？她接连问了三个“是不是？”说得桑达儿连连点头。

那女子笑道：“那么，你可以相信我不是说谎了吧？”心想：“幸亏最后那一个‘是不是，也给我撞对了。”

原来这个半老的徐娘不是别人，正是白驼山主那个第二房妾侍穆欣欣。

她在途中得知清兵进入回疆的消息，便叫宇文雷送受了伤的司空照与慕容垂回去，她却单独来找清军。她有一个老相好乃是军官，与统率这支清军的总兵武毅曾是同僚，她估计她这个老相好可能也在军中。而且她和武毅也是相识的。她是想要借助清兵之力，把龙灵珠再抢回去，想不到却在这里碰上了也正是要找龙灵珠的桑达儿。

龙灵珠曾经做过她的俘虏，她当然说得出龙灵珠的容貌；江上云从石清泉手中救出了龙灵珠，这也是她早就从陆敢当口中知道了的。只有龙江二人被乱兵冲散一节乃是她的臆测，不过这一臆测亦是合理的推测，因为桑达儿找的只是龙灵珠一人，料想他们的分散乃是由于碰上清兵所至。她说得桑达儿连连点头，心中又生诡计。

桑达儿记得江上云郑重的嘱咐，对她虽然相信了七八分，仍是不敢向她吐实，说道：“我相信你是龙姑娘的朋友，但你怎么知道我是她的朋友呢？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你要找她，当然是她的朋友了，这有什么难猜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但这可并不是我告诉你的啊，是你一猜就猜着的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不错，你没有告诉我，但你的服饰和口音已经告诉我了。”

桑达儿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是瓦纳族的吧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这里是我们的瓦纳族的地方，你用不着看我的服饰也可以知道我是瓦纳族的人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龙姑娘告诉我，她和你们瓦纳族的人是朋友。实不相瞒，她就是要我替她找瓦纳族的朋友的。你是瓦纳族人，又是这么着急要找一位单身的姑娘，而我又早已知道她和你们瓦纳族是有交情的。要是我还猜不着你我是谁，我就是大傻瓜了。”

至此，桑达儿不能完全相信她的话了，连忙问道：“龙姑娘现在在那里，她又为什么要你来找我们族人？”

穆欣欣反而装出不敢完全相信桑达的模样，说道：“请你先告诉我，你又为什么这样着急找她？是谁告诉你，她出了事的？”

桑达儿吃了一惊：“她出了事？”

穆欣欣淡淡说道：“我的问题你还没有答复呢！”

桑达儿说道：“那我也老实对你说吧，和她同行的那位江公子受了伤，正是我碰上他的。他要我打听龙姑娘的下落，但尚未知道她出了事。她出了什么事，是被清兵捉了去吗？”

穆欣欣叹口气道：“这可真是祸不单行了，她和那位江公子一样，也是受了伤。”

桑达儿连忙问道：“伤得重不重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不算很重，但也不算轻。受了三处箭伤，我已经给她敷上金创药，希望她能够支持一两天。”

桑达儿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伤得这么重吗！那么你走了，谁在照料她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要是有人照料她，我也用不着出来寻找你们了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怎么可以让她独自留在荒山野岭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也不替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倒怪起我来了！你想想看，她伤得这样重，就是有大夫料理，恐怕也得一两个月才能痊愈。她能够在荒山野岭把伤养好吗？我们的干粮和食水也只能维持两天，我不出来找人帮忙，陪她饿死吗？再说我们还得提防碰上清兵！”

桑达儿忙道：“你别着恼，是我一时心急，说错了话。她在那里，你快点带我去找她吧！”

穆欣欣道：“她在那边那座山上，我给她找了一个山洞勉强可以容身。”

那座山虽然可以望得见，距离却有四五十里之遥，由于它远离行军路线，山上是没设有哨岗的。桑达儿虽然觉得受了伤的龙灵珠会跑到那座荒山，未免有点奇怪。但想也许正是由于她受了伤的缘故，惊慌之下，只想到越远越离开清军越好，她又不熟悉地理，只能胡乱跑了。

当下穆欣欣走在前头带路。她故意装作疲劳，跑跑停停，四五十里路程，跑了一个多时辰，桑达儿空自心急，却是无可奈何。途中穆欣欣编了一段巧遇龙灵珠的谎言，桑达儿是早已相信了她的，此时急于救人，亦无暇推敲她言语中的破绽，便即相信了她。

并辔走入树林，穆欣欣忽地下了坐骑，说道：“待会儿我们还要爬山，有两三处险峻的地方，骑着马是不能通过的。你陪我歇一歇，待我长了气力再走如何？”桑达儿必须靠她带路，当然只能说好了。

穆欣欣道：“我这里有酒和肉铺，你喝点酒吧。喝了酒容易恢复气力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我携有水囊，喝水就行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这是你们的马奶酒，你应该是喝惯的。水那有马奶滋补。”

桑达儿记得江上云的吩咐，一切以谨慎为先，因此他虽然信得过穆欣欣，但还是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有足够的气力，还是留给你喝吧。”

穆欣欣佯嗔道：“你怕我在酒中下毒吗？好，我先喝一半，你不陪我喝，那就是看我不起！”

哈萨克是个好客的民族，拒绝主人的敬酒乃是有失礼貌的事，桑达儿自小受这风俗熏陶，此时见穆欣欣先喝了一半，心里想道：“她已经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若还不喝，那是显明的在疑心她了。”只好接过穆欣欣的皮袋，把剩下的马奶酒喝完。

酒味微带酸涩，倒是和他平时喝的马奶酒没有什么分别。但喝过之后，没有多久，却忽地感到骨头都轻了许多，颇有“飘飘然”的感觉了。

飘飘然的感觉越浓，桑达儿也觉得有点不对了，他本来想喝完酒就走的，

竟然懒洋洋的提不起劲来。

“噢，你这马奶好像有点特别……”他试一举步，一个踉跄，喃喃说道。

穆欣欣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我，我好像有点头晕目眩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唉，原来你是真的不会喝酒。你醉了！”

桑达儿还有几分清醒，说道：“不，不，马奶酒在平时是可以喝一皮袋的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那一定是你奔波过劳，喝了急酒的缘故。你歇歇吧。”

桑达儿舌头打结含糊说道：“唔、歇歇，歇歇也好。不，不，我不能歇，我须找着了龙姑娘才能安心。”他的神智业已有几分模糊，但还是牢牢记得江上云的叮嘱。

他极力支撑，但仍是提不起劲，就好像泡在温泉似的，有说不出的舒服，也只想舒舒服服睡一大觉。神智逐渐模糊，只记得有一件事情他必须去做，这样才能保持心头的一分清醒。

原来穆欣欣在马奶酒中加入了一颗特制的“神仙丸”，而她自己则是先服了解药的，她见桑达儿支持了这么久，居然尚未完全进入迷幻境界，亦是颇感惊异。

她注视桑达儿的眼睛，柔声说道：“你太过疲劳，还是歇歇的好。龙姑娘所在之处，反正离此已经不远。我先上去把好消息告诉她。对啦，江大侠有什么话要和你说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我说给她听，也是一样。”

桑达儿一接触她的目光，不由自主的受了她的吸引，说道：“不，不，江大侠吩咐过我，不叫对外人说的！”虽然尚未吐露秘密，但江上云叫他不要说的那句话他也说出来了。

穆欣欣笑面如花，说道：“你抬起头来望我，我是龙姑娘的好朋友，也是你的朋友，你怎能把我当作外人？”

妖妇迷魂

桑达儿好像受了催眠，跟着她的话道：“是，是。你不是外人，你是龙姑娘的好朋友，不错，不错，龙姑娘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原来穆欣欣已经对他施展了“迷魂术”，这“迷魂术”和近代的“催眠术”原理相同，乃是用精神力量控制别人的意志，要是碰上意志坚强的人多半无效，但若受催眠的人意志薄弱，那就只能唯对方之命是听了。”

桑达儿本来并非意志薄弱的人，而且江上云对他的嘱咐业已深印他的脑海，按说是容易受她催眠的。但可惜他中了神仙丸之毒在先，神仙丸的药力已经令他的精神恍恍惚惚，再加上催眠术的力量，他的意志却是无法不瓦解了。

穆欣欣柔声说道：“对啦，你明白就好。你对我说实话吧，江上云是怎样吩咐你的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他叫我捎个口信给龙姑娘，要龙姑娘等他伤好了一起走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要是龙姑娘不肯等他呢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他要我……”说了这三个字，忽然犹疑起来，没说下去。

穆欣欣道：“他要你怎样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告诉我吧！”

不料桑达儿却像恢复了一两分清醒，喃喃说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不能告诉

你！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为何不能？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呀！”

桑达儿道：“江公子吩咐过我，不许我告诉任何人的。他可没有说，是好朋友就可以告诉的。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为什么连好朋友也不可以告诉呢？你只要说出原因，我就不追问下去。”

桑达儿不知不觉受了她的诱供，说道：“江公子说那件东西，对龙姑娘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能给人知道！”

穆欣欣盯着他的眼睛，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喝道：“是什么东西，快说！”

桑达儿好像被两种力量牵扯，哭丧着脸道“你别迫我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！”精神状态极度紧张之下，不知不觉捏着驼绒袍子的衣角。

穆欣欣道：“好，你不说那就算了。你太累了，乖乖，听我的话，睡吧，睡吧！”

桑达儿松了口气，最后一点戒备亦已解除，登时受了对方的催眠，果然就闭上眼睛，躺下去睡着了。

穆欣欣撕破他的衣服，果然找到了那封“认罪书”。原来桑达儿生怕遗失，特地把这封认罪书缝在夹袍之中。穆欣欣仔细看过了这封认罪书，心头大乐，哈哈笑道：“怪不得江上云要打伤石清泉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嘿嘿，我有了这封‘认罪书’，那个死要面子的石天行，怕我抖出他这宝贝儿子的丑事，非得受我要挟不可！小妖女失了这封认罪书，她到天山也只能是送死了！”

她藏好了“认罪书”，看一看已经熟睡如泥的桑达儿，把已经拔出一半的剑又再插回鞘中，亲了一亲桑达儿的脸，笑道：“这小子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已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。好吧，你好好睡，老娘在发慈悲，算是便宜你了。”

原来她本是想杀掉桑达儿灭口的，但她有个嗜好，最喜欢勾搭长得漂亮的小伙子，此时虽然无暇施展技俩，把桑达儿弄醒了勾搭上手，但也舍不得杀他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桑达儿终于醒来了。

他看着天上的一钩凉月，发现自己单独在旷野之中，几乎疑心自己的遭遇是一个梦。

“那个自称是龙姑娘好友的女人那里去了，我记得好像是日头正中的时候碰上她的，现在则是月亮在我头上了，她纵然是单独去找龙姑娘，她也应该回来了。我又怎的会胡里胡涂的睡了这么久，难道这都是梦境不成？”

当然他很快就发觉这不是梦，醒过来后，他最牵挂的就是那封认罪书，低头一看驼绒袍子裂了一条大缝，一看就知道是给人撕破的，这一急非同小可，他把袍子翻了过来，那里还找得到那幅上有血书的破布。

草原夜风吹来，带着几分凉意。并非他的身子不耐风寒，他的心却已凉透了。

他定一定神，逐渐记起了昏迷前的一些事情，他也完全清醒了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他上了那个女人的当，认罪书已经被她偷去了。

他呆了好一会了，蓦地跳了起来，捶胸叫道：“我对不住江公子，我害了龙姑娘了！人在物在，人亡物亡，这是我说过。我活在世上还有何用？”浊气上涌，他拔出佩刀，朝着自己的胸口就刺。

忽地不知那里飞来一颗石子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就把他的佩刀打落，有个似曾相识的声音笑道：“桑达儿，你的老朋友来了，你要死，也该会过了老朋友才死呀！”

桑达儿吃了一惊，定睛看时，只见一个似曾相识的小伙子已经到他的跟前，把他的佩刀拾起来了。

“桑达儿，你不认得我了么？佩刀是应该拿来杀敌的，怎可拿来自刎，收起来吧”那小伙子笑嘻嘻的把腰刀给他挂上。

桑达儿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你，你是那个叫化子吗？”

原来这个救了他性命的小伙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杨炎。

杨炎虽然比龙灵珠早两天离开京师，但因他的坐骑不及龙灵珠那匹红鬃烈马跑得快，他在路上又碰见清兵，故而今日方到此地。

杨炎哈哈笑道：“总算你的眼力不错，认出老朋友来了，那次多蒙你们收容我这个小叫化，你如今有了困难，我也应该帮你。快告诉我，是怎么一回事吧。”

桑达儿心里想道：“那次这小叫化是和龙姑娘一起离开的，看来他们倒是应了汉人一句俗语：不打不成相识，交上了朋友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小叫化总比那个妖妇值得相信，不过，我已经上过一次当，还是谨慎一点的好。”一时之间，踌躇莫决，不知该不该把真话告诉他。

杨炎已是急不及待，继续问道：“你说你害了龙姑娘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桑达儿道：“哦，你已经听见了么？”

杨炎说道：“不错，你寻死之前所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龙姑娘是不是真的已经遇害了呢？”

桑达儿见他惶急的神情，料想他不会怀着恶意，说道：“你别着急，龙姑娘并没遇害。不过，我做了一件错事，对她十分不利，恐怕说不定还会因此而害她。”

杨炎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失了一件东西，别人托你交给她的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蓦地想起，自己在拔刀自刺之前，曾经自怨自艾的说出“人在物在，人亡物亡”这两句话，想必都已经给这“小叫化”听见了。

杨炎说道：“我从你的口气中猜测到的，既然东西已经失去，那你也不用害怕我骗你这件东西了，为何还不敢告诉我。”

桑达儿一想他说的倒是道理，便问道：“你贵姓大名，我还未知呢。何以你对龙姑娘的事如此关心？”

杨炎说道：“那次事情之后，你和龙姑娘从没见过面，是吧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不错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杨炎说道：“要是你见过她，你就一定知道我是谁了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名叫杨炎，本是天山派的弟子，一个月前，我和龙姑娘还是在一起的。只因我不愿意与她同回天山，我们方始分手。但据我猜测，她这次来到回疆，想必是为了要到天山找我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此去天山，是不是要冒很大危险的？”

杨炎说道：“不错。甚至说不定还可能有性命之忧！”

桑达儿失声道：“哦，原来你就是她所要救的心上人！”

这次轮到杨炎诧异了，问道：“谁告诉你，我、我是……”“心上人”这三个字可不好意思说出来。

桑达儿至此已是再没怀疑，说道：“是江二公子告诉我的。”

杨炎诧异道：“那一位江二公子？他又怎能知道我和龙姑娘的事情？”

桑达儿笑道：“天下还能有几位江二公子，当然是江海天、江大侠的二公子了。听说江大侠是你们汉人中的第一高手，你应该知道吧？”

杨炎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知道这个人，但却不知道他和龙姑娘是朋友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他们是前几天才碰上的，也难怪你不知道。”当下将江上云如何与龙灵珠被清兵冲散，江上云受了伤，托他去找龙灵珠等等事情都对杨炎说了。杨炎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江二公子交给你的那幅破布，你说上面是有血的，写的是什么……”

桑达儿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江二公子只是告诉我，这件东西对龙姑娘十分重要，听他口气，似乎龙姑娘有了这幅血书，就可以救得她的心上人的。哈，对啦，你就是她的心上人，你仔细想想，或许会明白的。”

他那知道，这可是杨炎想不出来的。不过杨炎虽然莫名其妙，但想这件东西被人夺去，那自必是关系重大的了。“听桑达儿所说的情形，他受那妖妇的暗算，似乎是神仙丸之毒，莫非那妖妇亦是白驼山的妖人？”杨炎心想。

“好，你回去吧。这两件事情，你交给我好了。”杨炎说道。

桑达儿道：“你说的那两件事情是……”他似乎是要杨炎说得更清楚些，方始放心。

杨炎说道：“一、抓那妖妇、夺回失去之物；二、找到了龙姑娘，我就和她一起同往天山。我是为了自己去做这两件事情的，你应该相信我是出于诚意吧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我相信。第二件事情我不和你争，但第一件事情本来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杨炎说道：“朋友应该彼此帮忙对不对？比如说江二公子吧，他的本领那样高，但他受了伤，也非靠你帮忙不可。再说一句不客气的话，纵然你追上了那个妖妇，你对付得了她吗？”

桑达儿颓然说道：“那妖妇似乎懂得妖法，我自问确是对付不了，所以我才……”

杨炎截断他的话道：“所以你才自寻短见，是吗？你也不想想，你死了对那妖妇有什么影响，没人知道她干的坏事，反而便宜了她！”

桑达儿低下了头，默然不语。

杨炎继续说道：“那妖妇是用一种极厉害的迷药暗算你的。老实告诉你吧，在她们一夥人之外，只有我是可以破解她的迷药的。江上云的武功或许比我强，但说到要对付那个妖妇，他恐怕还比不上我。你把我这些话说给他听，他会明白的。”

桑达儿叹口气道：“我相信你的话，我只是无颜去见江二公子。”

杨炎缓缓说道：“你要我再说一遍吗？记住，你的刀是应该杀敌人的，不是拿来自尽的，你受了妖人的暗算，错不在你！别胡思乱想了，回去吧！”

桑达儿喃喃说道：“不错，刀是应该留来杀敌的！”心胸豁然开朗，谢了杨炎，便向回头路走。

杨炎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，但却碰上另一个难题，他要做的两件事情都不知从何着手？

那妖妇固然是不知何往，龙灵珠也不知是在何方？

但比较起来，找寻龙灵珠还有途径可寻。

他已经知道罗海是在鲁特安旗的首府，心里想道：“龙灵珠纵然不是到鲁特安旗去找罗海，路中也总会碰上他们的人，我见了罗海，就能探到她的消息。”于是打定主意，先到鲁特安旗的首府再说。

杨炎的推测本来没错，但事情往往是不能如设想那样“合理”的。“阴错阳差”，龙灵珠走上另一条路。

那日龙灵珠仗着红烈马突围，一阵狂奔，已是把清兵远远甩在背后。

不过，敌人虽然给她抛离，好友亦已失散了。

正如桑达儿与杨炎所料那样，她左等右等，不见江上云追来，她最初的打算是到了鲁特安旗的首府再说的。

走了一程，只见前面山岭升起缕缕浓烟。

这本来是罗海的手下，在那座山头设了了望哨，燃烧马粪所发出的浓烟，用来报警做讯号的。

可是龙灵珠却不知道哈萨克人这种通风报讯的法子，只道是清兵已经占据了那座山头，是清兵营地的炊烟。

为了避免再与清兵相遇，她只能绕道前往鲁特安旗了。走的是一条荒凉的山路。

不知不觉天色已晚，剧战过后，又跑了这许多路，不但人累马疲，肚子也饿得够她难受。原来于粮是由江上云携带的，挂在她马鞍上的只有半皮袋食水。

水只能止渴，不能充饥。她必须找寻食物。

她在山上发现一家人家，但却是没有人住的。

幸好屋子里虽然没有人，但还留下几个山芋。龙灵珠心里想道：“看来这家人是匆匆逃避清兵的，我吃了他们的山芋，给他们留下一两银子吧。”

她擦燃火石，生起了堆火来，烤熟山芋，刚刚吃了一个，忽听得有人说道：“好香的山芋，分一个给我吃，行吗？”

龙灵珠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军官走了进来。一惊之下，手上的山芋掉也下来。

她的吃惊，并非由于碰上的是清兵的军官，而是因为这个军官不是普通的军官。

这个军官不是别人，正是杨炎幼年之时遭他所擒的那个军官。后来龙灵珠的爷爷把杨炎从他手中救了出来，但却给他逃了。杨炎的第一个仇人这个军官可说是杨炎的第一个仇人，杨炎出道之后，也曾想过找他报仇，可惜不知道他的姓名来历。直到去年，方始在柴达木碰上。那次碰上，杨炎又受了他的暗算，幸亏得到龙灵珠相助，两人联手，方始将他打败。龙灵珠也是从杨炎的口中，方始知道这个军官和她的爷爷也曾有过一段“过节”的。

那军官哈哈笑道：“你认出我来了，是不是？别害怕，你虽然帮杨炎这小子和我打过一架，我也不会难为你的，难得相逢。咱们聊一聊吧。”

龙灵珠暗自思量：“打是打不过他的，只好暂且使用缓兵之计，再想办法。”装作喜出望外的神气，说道：“是啊，大人应有大量。只要你不欺负我就好。”

那军官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和我说实话了。”

龙灵珠道：“你要知道什么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杨炎那小子呢？”

龙灵珠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一个月前，我是和他同在京师的。但早已分手

了，如今他在何方，我可不知。”

那军官道：“你的来历我已经知道，但你知不知道你的爷爷曾经与我有过一段交情。”

龙灵珠道：“是吗？但这是我爷爷的事情，与我无关！”

那军官道：“你的爷爷是否还在灵鹫峰？他身体可好？”

龙灵珠道：“多谢你关心我的爷爷，但我自出生以来，根本就没见过爷爷，他如今是死是活，我都不知。”

那军官冷冷说道：“你说的话，我可不敢完全相信！”

龙灵珠道：“我说的可都是真的！我可以发誓。”

那军官道：“用不着发誓。也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你跟我走吧！”

龙灵珠道：“为什么要我跟你走，你说过不欺负我的！”

那军官道：“我并非要把你难为，但老实告诉你吧，我吃过你爷爷的亏，这口气却是非出不可！”

龙灵珠道：“那还不是要在我身上报复吗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不，不，这两者并非一样。倘若是要向你报复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一掌将你打死！”

龙灵珠道：“那你要我跟你走是为什么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要你的爷爷向我求情、陪罪，我这口气也就出了。我已经打听清楚，你的爷爷只有你一个亲人，他不会不向我低头的。所以也不必害怕我会把你难为了。”

龙灵珠道：“你们大人的事，却牵扯到我的身上，总是说不过去吧？你若英雄好汉……”

那军官道：“我是不是英雄好汉，用不着你来评定。我对你的容忍已经是超过限度了，你若不乖乖的跟我走，可休怪我不和你客气。”

龙灵珠噗嗤一笑，说道，“这样着急干嘛，你忘记你说过的话了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哦，我说过什么话？”只道她还要在自己说过的“不以大欺小”这句话上纠缠不清。

龙灵珠剥掉一个烤熟的山芋外皮，格格笑道：“你一进来，不是就嚷着要我分一个山芋给你吗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我不想吃了。”

龙灵珠道：“你不想吃，我可还没有吃饱呢！朝廷都不使饿兵，你就让我吃饱了再跟你走吧！”

那军官道：“哦，你愿意跟我走么？”

龙灵珠道：“你本领比我大，我不答应你，行吗？其实，只要你不欺负我，你要我服侍你，我也是甘心乐意的。”

那军官道：“谅她也玩不出什么花样。”随口笑道：“你这小嘴巴倒很甜，你会做些什么？”

龙灵珠道：“我会的事情多着呢，我会缝衣，我会烧菜，烧菜的本领尤其好，可惜这里只有山芋。不过你闻闻看，这样香喷喷的山芋，烤得是不是火候恰到好处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好，那我就领你的情吃一个吧。就要你手上这个。”这个剥了皮的山芋是龙灵珠正要送到口中的，他想既然是龙灵珠准备给自己吃的，那就更加可以放心了。

龙灵珠笑道：“你倒会趁现成，好，给你。”

那军官吃得啧啧赞道：“小娘儿，倒真是有一手本事，这山芋的确烤得好香！”

龙灵珠道：“你要不要再吃一个？”

那军官突然面色一变，喝道：“这香味有点古怪！”龙灵珠笑道：“你少吃这种粗贱之物，山芋别名香芋，野生的香气尤其浓烈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不对！”陡地跳起来，喝道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白驼山的神仙丸，胆敢用来暗算我？”

原来龙灵珠急中生智，把一颗神仙丸捏成粉末，趁着那军官不留意，剥山芋皮的时候，把这撮粉末洒在烤熟的山芋上。粉末给热力深化，全都给热山芋吸收了，那里还看得出来？这颗神仙丸是她问杨炎要的，当时只是为了好奇，想留下一颗玩玩，此际，恰好派上用场。

龙灵珠道：“什么神仙丸？”那军官喝道：“你还装蒜！”口中说话，推开蒲扇般的大手，已是向她抓来。

龙灵珠一个闪身，格格笑道：“神仙丸我不知道，你要早登仙界我倒有办法！”寒光一闪，短剑早已出鞘，向那军官的胸中疾刺过去。

只听得铮的一声，接着“嗤”的一声，那军官伸指疾弹，刚好弹着剑脊，把龙灵珠的短剑弹开，但剑势斜飞，却也把他的衣袖削去一幅。

这军官中了神仙丸之毒，居然还能施展弹指神通的手法，拿捏时候妙到毫颠，内功之强，亦是大大出乎龙灵珠意料之外。龙灵珠这一惊的非同小可。

殊不知龙灵珠固然吃惊，她的对手却比她吃惊更甚。那军官以为可以弹落龙灵珠手中的剑的，不料反而几乎受伤，心里想道：“相隔不到半年，这小妖女的功力竟然精进如斯，我必须趁着药力未曾发作将她擒下，否则只怕反遭其害！”

他一抓抓空，立即拔出随身佩戴的月牙弯刀，喝道：“小妖女，还想跑么？”声出招发，龙灵珠已是感到刀锋的寒意。

龙灵珠不敢回头，反手一扬，发出一蓬梅花针，笑道：“你吞了神仙丸，还不舒舒服服躺着，等着去会神仙？你与我纠缠不休，难道是想早登仙界。”

那军官一招“夜战八方”，叮叮之声不绝于耳，那一蓬梅针在他的刀光中绞成粉末。喝道：“区区一粒神仙丸岂能奈我何哉，且看是我能够超度你早登仙境还是你能够逃出我的掌心？”

他追了出来，龙灵珠的轻功本来不弱，但也不过几个起落，就给他追上了。他咬破舌尖，浅瞌睡的意念减轻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把龙灵珠圈在刀光之内。

幸亏龙灵珠的武功已是今非昔比，而那军官在力战之下，纵然强力抑制，神仙丸的药力还是在逐渐发作。此消彼长，龙灵珠鞭剑兼施，一时之间，那军官倒也无法将她拿下。

龙灵珠给他凌厉的攻势震慑，只道他的内功果然练到已经不惧神仙丸之毒，三十六计，只想跑为上策。好不容易，找到一个对方攻势稍微缓慢的机会，身形掠出刀光笼罩。

但不知是用力过急还是自己心慌，龙灵珠身形掠出数丈开外，竟然站立不稳，摔了一跤。

军官哈哈大笑：“我说你逃不出我的掌心，你看……”话犹来了，龙灵珠已是一个鲤鱼打挺，跳将起来，喝道：“不见得！”喝声中又是反手一扬，一片尘沙飞扬夹杂着无数细如牛毛的梅花针。那军官冷笑道：“黔驴之技，

竟敢重施！”刀光飞舞，把梅花针尽都绞碎，但额角却是沾上几粒砂子。

龙灵珠格格笑道：“你真是一个蠢材。”

那军官怒道：“你死到临头，还敢胡说八道！”

龙灵珠笑道：“谁死到临头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中了我的夺命神砂？”

那军官喝道：“什么夺命神砂？”

龙灵珠一面跑一面说道：“夺命神砂是用七种剧毒之物淬炼的毒砂，寻常人沾上一颗，立即死亡。你的功力，最多大约可以支持一个时辰，而且丝毫不能用力，否则只有死得更快！”

那军官有点麻痒痒的感觉，半信半疑，喝道：“你胡扯一通，就想把我吓走，那是做梦！”

龙灵珠笑道：“你不信，那就追来试试？”

说话之间，两人的距离已经拉远，那军官暗暗吃惊：“我果然是追不上她的！”其实这由于“神仙丸”的药力发作的缘故，龙灵珠洒出那把所谓“夺命神砂”只不过是她在摔倒之时，随手在地上抓起来的。

龙灵珠一面跑一面笑道：“倘若你一见我，就点了我的穴道，岂能接二连三着我暗算？如今你后悔已经迟了。你说你是不是蠢材？你等着魂归天国吧，再过一个时辰，我来给你收尸！”转眼之间，已是跑得无影无踪。

那军官追不上，渐渐觉得头晕目眩，气力也在逐渐消失，心里想道：“夺命神砂不知是真是假，但神仙丸的药力可是不能等闲视之。”当下盘膝静坐，再次咬破舌尖，强振精神，极力撑着眼皮，不让自己睡着。此时他只盼龙灵珠不敢回来，已是上上大吉，那里还敢去追？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正在神智迷糊之际，忽听得蹄声得得，远远望去，骑在马背上的似乎是个女子，他只见龙灵珠回来看他死了没有，这一下倒是把他吓得醒过来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女子纵马飞奔，已经来到他的面前。

“荣哥，果然是你！咦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，是受了伤吗？”那女子跳下马背，一脸又惊又喜的神情问他。

这军官更是惊喜交迸，连忙叫道：“欣欣，闲话少说，你快给我解神仙丸之毒！”

原来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白驼山主的宠妾穆欣欣。穆欣欣一面把解药给他，一面说道：“怎的你会误服神仙丸，这神仙丸又是谁给你的？”

这军官服下解药，稍稍安心，说道：“先别多问，麻烦你给我仔细看看，我是否中了夺命神砂。”

穆欣欣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什么夺命神砂，我可不知道有这种暗器”

那军官越发吃惊，说道：“你都不知道吗？不过你是擅于使毒的大行家，我说给你听希望你能解救。夺命神砂说是用七种剧毒之物淬炼的毒砂子……”他的记忆力倒是不错，把龙灵珠信口开河的谎话，一字不漏的背给穆欣欣听。

他把话说完，穆欣欣早已替他把过了脉，并且仔细察视过他是否受伤了。他话犹未了，穆欣欣已笑了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那军官惊疑不定，问道。

“我笑你上了人家的当了，神仙丸的药力已解，你的身上根本就没有丝毫中毒的迹象！”穆欣欣笑道。

“这小妖女真是可恶可恨！”军官不禁骂起龙灵珠来。

穆欣欣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你说的是那姓龙的小妖女吗？我正是追赶她的，你碰上她了？”

那军官气冲冲的道：“不错，我碰上了她。我也正要问你，你是不是收了她做徒弟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这话从何说起，我怎能收这小妖女为徒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那怎么她会有你们白驼山的神仙丸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上这妖女的当。我想起来了，杨炎曾经在马彝的身上搜去一樽神仙丸，马彝是给我们白驼山做实卖的。小妖女的神仙丸想必是从杨炎这小子手中取得。”

那军官道：“你口口声声骂小妖女，你也和他有仇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不是我和她有仇，是我们当家的和她死鬼父亲有仇。我们当家的要斩草除根，我是奉命捉这小妖女的。”

那军官道：“怎的你会来到这里？”

穆欣欣娇笑道：“就是为了你这冤家呀！我知道你领兵来打回疆，特地暂缓回山的！”

原来这军官名唤尔朱荣，正是穆欣欣的老相好。

尔朱荣笑道：“我以为你早就有了新相好了，哎哟，你别打我，算我说错了话，我在这一厢，向你赔罪了。不过我还是不大相信。”

穆欣欣嗔道：“人家把心肝都给了你，你还不领情，真是气死我了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别生气，我是和你说笑的。不过我却不懂，何以你不到大营找我，却跑到这儿？难道你能未卜先知，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我的未卜先知之能，其实和你一样。”

尔朱荣愕然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是怎么来的，我就是怎么来的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我是听得军中的探子报讯，说是发现一个女子在这条路上奔逃，她的马跑得非常快，哨兵要追也追不上，故此我才亲自出马的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当然是猜得到，这个逃亡的女子十九是那小妖女了？”

尔朱荣道：“这个当然，否则我何必亲自出马？”说至此处，已经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哦，莫非你也是……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正是。我本来要到大营找你的，路上碰见你们的哨兵，说是发现那么一个女子朝这方向奔跑。我就跟着蹄印追下来了。不过，那个哨兵却不知道你业已追来。”

尔朱荣笑道：“这可真是巧遇了，也幸亏你碰上那个哨兵。否则我纵然没有性命之危，也得多担忧几日。这次咱们久别重逢，可得多聚几天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但可惜却给那小妖女跑了。她的马跑得快，咱们又耽搁了这许多时候，恐怕她已经进入了哈萨克的防地了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你们的山主为何这样急于捉那小妖女？纵说要斩草除根，但这小妖女年纪轻轻，如今尚未足以成为大患，即使再过几年才对付她，那也未为晚呀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这小妖女的父亲是玉龙太子展灵鲲，祖父是玉面龙王展南冥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玉面龙王当年是在海外称王的大盗，听说他留下价值连城的珠宝在一个荒岛，藏宝处只有他的儿子知道。但如今做父亲的玉面龙王和

做儿子的玉龙太子都已死了。”

尔朱荣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们的山主以为如今只有那小妖女知道这个秘密了，故此急于拿她。其实你们的山主心急，你却无须心急。如果我是你，纵然有机会可以抓到那小妖女，我也会放她逃跑。过几年才拿她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尔朱荣道：“你不是想和宇文博做恩爱夫妻吧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以为我想一世做他的二奶吗？只是我没办法摆脱他罢了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不是就好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但这和我抓小妖女的事又有何干？”

尔朱荣笑道：“你这样聪明，应该想得到的。宇文博一大把年纪，来日无多，他当然希望在有生之年找到那批宝藏，因此，自是不能不急。但你比他年轻得多，你是不妨等待的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啊，你是说等他死了之后……”

尔朱荣道：“是啊，他死了之后，我们二人合力，要捉那小妖女谅也不难。那时玉面龙王留下的宝藏就全都是你的了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原来你是打这个主意，宝藏是我的，当然也是你的了。”

尔朱荣笑道：“咱们还分什么彼此么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可是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宇文博急于捉那小妖女，还有一个原因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什么原因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据说这小妖女的外公有一样东西是当今皇上要得到手的。她的外公只有她一个亲人，要是抓住了她，就可以威胁她的外公把那件东西交出来。宇文博和大内总管乌苏台是好朋友，宇文博虽然不想做官，但却希望帮得上乌苏台这个忙的。帮了乌苏台的忙，对白驼山也有好处。这好处我不说你也知道的。”

尔朱荣笑道：“我知道。有乌苏台暗中照拂，最少对你们白驼山的贩毒‘事业’就可以减少许多阻力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我好像听你说过，你吃过隐居在大吉岭灵鹫峰上的一个老头儿的亏，这个龙老头儿我们已经打听清楚，正是那小妖女的外公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不错。有关这个龙老头儿的事情，我恐怕知道得比你们山主还更清楚，这龙老头还是钦犯呢。实不相瞒，我要抓那小妖女，就是想把她作饵，引那龙老头儿上钩的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那么你现在的意思想还是要放过那小妖女吗？”

尔朱荣道：“你似乎还不很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只是不想你把小妖女捉回山去。假如有个法子不让宇文博知道，我倒是巴不得现在就抓住那小妖女的，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是怕宇文博知道了问你要人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他的武功比我强，和乌苏台的交情比我深，我不能不顾忌他。要是他知道我抓住那小妖女，纵然他不敢把我的功劳全都抢去，那批宝藏则是非分给他不可了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要是你能抓住那小妖女，我倒有办法诱出她的口供，而且可以让宇文博知道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哦，你用什么法子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我可以用迷魂大法诱出她的口供。至于不让宇文博知道，那更容易，只要你不贪图加官进爵就行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诱出了她的口供，就悄悄把她杀了灭口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不错，只要不告诉宇文博，他又怎能知道。”

尔朱荣笑道：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两者不可兼得，舍鱼而取熊掌也。倘若得到玉面龙王的宝藏，官做不做也罢。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算盘也不能打得太如意了，要抓那小妖女恐怕还得费许多气力呢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料想她是逃往罗海那儿，咱们只要攻下鲁特安旗的首府，就有擒获她的希望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她未必就会呆在那儿等侯咱们大军攻城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她是杨炎的情人，杨炎是天山派的叛徒，她和天山派也有仇怨，谅她不敢逃往天山。因此我认为她留下来帮助罗海的可能性更大，又即使她不留下，咱们也可以搜查她的行踪呀。军中有许多探子，消息总要比你在白驼山上灵通，只要你不急于回山，咱们也不怕等待。”

穆欣欣皱眉道：“那就不知要等到几时了？”

尔朱荣笑道：“你急于回去和宇文博夫妻团聚吗？”

穆欣欣叹道：“你又来气我了，我当然不是想要回去见他！”

尔朱荣道：“那么你是另有紧要事情待办？”

穆欣欣若有所思，低下头不说话。

尔朱荣心头一动，柔声说道：“你我不是外人，你有什么事情难道还怕让我知道？”

穆欣欣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。昨天我碰见一个哈萨克的小伙子，从他身上搜到一件东西，这件东西是有人托他送去给那小妖女的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哦，是有什么东西，可以让我看一看的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这事关系重大，你看了给我出个主意。”当下将石清泉画押的那份“认罪书”递给他。尔朱荣一看，大喜若狂，说道：“哈，这东西可比小妖女更值价了！”

穆欣欣道：“瞧你高兴成这个样子，难道这分认罪书比玉面龙王的宝藏还要更宝贵？”

尔朱荣道：“确是这样！”

穆欣欣道：“我知道这东西对咱们是大有好处的，可还没有想到这样宝贵，我倒是愿闻其详了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这是石清泉自暴丑行的认罪书，石清泉是石天行的独子，石天行是天山派掌权的长者，对么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不错，那又怎样？”

尔朱荣道：“有了这份认罪书，咱们就可以拿来要挟石天行了，是吗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要挟他什么？”

尔朱荣道：“于公于私，都可要挟！”

尔朱荣续道：“你听我说吧，这次我们来打回疆，乃是一石两鸟之计，柴达木那股反叛朝廷的强盗，和回疆的罗海作盟主的十三个部落是订有盟约的，我们打垮罗海，就可切断柴达木那股强盗的外援。但罗海也有一个强援，就是天山派。天山派的人数虽然不多，但个个武功高强，要是天山派帮他，这个仗就比较难打了。你懂了吧？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军国大事，我本来是不懂的。但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是想要藉此要挟石天行，假如罗海向天山派求援，就要他设法阻拦，阻拦不成，也须暗中破坏。破坏不成，最少也可以通风报讯。”

尔朱荣笑道：“你真是聪明，怎样要挟石天行的方法都给我想好了！”

穆欣欣道：“石天行从今以后只能做咱们的奴仆，咱们要他向东，他不敢向西。他们天山派不是正要捉拿杨炎吗？那小妖女也在从犯之列，咱们还可以假石天行之手，要他乖乖的将小妖女送给咱们呢。有天山派的人协助咱们，捉拿小妖女的把握就更大了。捉到了小妖女，正如你刚才所说，那宝藏也自然会落在咱们的手中了。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原来这分认罪书有这么多处，既然公私都可得利，那么你岂不既可升官又可发财了？”

尔朱荣大笑道：“是呀，鱼与熊掌都可得兼了。把这分认罪书给我吧！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我可是有点害怕锅里的鱼也会跑掉，既然你说得它这样宝贵，那还是留在我的身上放心一些。”尔朱荣变化道：“你把我比作小鱼？”穆欣欣笑道：“你是熊掌，我就更怕你变心了。”

尔朱荣叹口气道，“咱们是老相好了，怎的你对我总是还不放心。本来放在谁的身上都是一样，我不过要用来当作凭证，才能请求武毅批准我出差呀。否则在这正要用兵之际，我怎好擅自离开去找石天行呢。”

穆欣欣道，“武毅我也认识的，我可以和你一起见他。谅他也不会不相信我的说话。”

尔朱荣见她起疑，不敢强求，心里想道：“待事成之后，再设法摆脱她吧。”于是假意笑道：“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吧，不过我可不喜欢做你锅里的小鱼。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那你就做河里的鱼吧。其实把你比做鱼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你是鱼，我是水，咱们两人在一起，那就是如鱼得水了。”

尔朱荣苦笑道：“不如比做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从今以后，咱们是谁也离不开谁了。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什么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又肉麻，又难听。好啦，好啦，我不想听你这些肉麻的话儿了，咱们一起回营去见你的上司吧。”

尔朱荣忽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，好像有个人正在朝着咱们这里走来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是来找你的哨兵吗？”

尔朱荣道：“看样子不像。”过了一会，从沙丘背面走下来的那个人看得较为清楚了，穆欣欣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个小叫化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兵慌马乱之际，在这荒山野岭，竟然会有个小叫化出现，这小叫化可有点古怪。且待片刻，看看小叫化可是怎么样的人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们沿途抢劫，或者是个失了爹娘，饿坏了肚皮的野孩子也说不定。”

尔朱荣道：“不对。”穆欣欣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尔朱荣道：“这小叫化是汉人，不是哈萨克人。如果是你说的那种野孩子，他应该是哈萨克人。”

那小叫化已经走近来了。虽然一脸污垢，肮脏非常，但也还看得出他是汉人。

尔朱荣心中一动：“这小叫化似曾相识！”一时间却想不起是在那里见过的。便向穆欣欣抛了一个眼色，示意叫她暂缓出手，看这小叫化来意如何。正是：